

馬克思主義詩歌

著 喬治·湯姆生
譯 袁水拍

知新·書讀·活生
行 發 店 書 聯 三



80
C2

馬克思主義與詩歌

著者 湯姆·喬治
譯者 柏水
蘇工業學院圖書館
藏書章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發行

570 • Q263 • 32K • P156 • \$4.7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三月第一版

蔚文印刷公司承印

上海造 0001—5000 冊

• 總 管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漢民路

天津 • 濟南 • 西安 • 長沙 • 開封

香港 • 大連 • 哈爾濱 • 重慶 • 漢口

序

這是一九四三年，馬克思逝世六十週年，開始出版的叢書之一，英國馬克思主義者把這個來紀念他。叢書的目的與其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一研究，不如說是對當代若干問題提供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馬克思主義對世界重建工作將有極大貢獻。世界不能改造，除非以民主為基礎。民主的意義不僅是免於缺乏、免於疾病、免於恐懼的自由；牠同時也是知識自由的最大可能性的擴展。民主不單是要求每個人有權利和義務為大眾幸福而勞動，而且有權利和義務為大眾幸福而思想。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巨大的動力，能夠達到這個目的。除了它，我們在什麼地方能夠對科學、對知識、對理性、有這樣的信心，對擴大它們威力的工作有這樣的熱忱呢？叢書作者均係馬克思主義者，對加強人羣控制他們自己目標的信心的建立是一

大貢獻。這些作家所運用的語言有可貴的悠久傳統，他們說明最深刻困難的問題也不必用難懂和玄學的術語。他們的作品證明他們是合乎這個傳統的。另一幸運的事是這個語言能使他們直接和美國的兄弟們互相溝通。

本書作者喬治·湯姆生告訴我們，他所知道得最多的詩歌是英國的、希臘的和愛爾蘭的。他的對愛爾蘭詩歌的熟悉，在許多只曉得他僅是一個古典文學家的人們聽了，將覺得驚異。事實上，在他用英語在北明翰（Birmingham）教希臘文之前，他已經在加爾威（Galway）用愛爾蘭語教過希臘文了。同時他熟悉其他古今語言的詩歌，在本書中將要提到。編者特別提到此點，因為這也是這篇論文的成功要點之一。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異常有力的分析工具，但同樣重要的是，運用的材料也必大量而豐富。這篇論文的文章是明白率直的，但也是多年辛勤研究各種部門的學問所汲取來的結論。所根據的材料十分充足，處理的能力又是高強，在當代論文中無疑達到了最高的水準。深刻地感覺，大膽地辯論，我們的近代詩歌害着病。喬

治・湯姆生認為挽救這棵植物，不是治療牠的枝葉就够事，他一直發掘到牠的根裏去。

彭壽明・法林頓教授

目次

序	
一 語言和魔術	一
二 節奏和勞動	二四
三 卽興和靈感	四二
四 史詩	五
五 詩劇的進化	七一
六 悲劇	八一
七 詩的過去和將來	一二三

一 語言和魔術

這篇論文的主題是詩歌的來源和進化。這是個社會學的、心理學的、語言學的問題；現在也就是這樣來處理牠。對於那些滿足於爲欣賞而欣賞詩歌的人，這個方法好像沒有什麼意思；但是我的經驗是這樣，越是科學地去研究，詩歌越是動人，決不致反而減少了趣味。我們要充份欣賞牠，我們必須瞭解牠是什麼。我們要瞭解牠是什麼，我們必須問牠是怎樣產生的，怎樣成長的。並且，我相信，從原始時代的詩歌的研究，我們可以對未來的詩歌得到不少有用的教訓。這些話是否正確，留待讀者自己去判斷。現在我先解釋，爲什麼我採取了這種研究態度，然後再開始正題。

我們知道得最多的詩歌是英國的、希臘的和愛爾蘭的。這個結合是偶然的。可

是希臘和英國詩歌恐怕是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的詩歌的最佳例子，而愛爾蘭詩歌雖則沒有希臘詩歌那麼古老，但在若干方面說來，是更原始的。這三者提供我們一幅歷史的遠景。

希臘詩和英國詩之間最顯明的差別是，古代希臘詩是和音樂結合在一起的。當時沒有純粹的器樂，或者說，無字音樂；大量的優秀的詩歌是爲了配合音樂而作的。同樣，在愛爾蘭，詩與音樂的結合也很緊密。這不是推測之詞。在今天，這還是活生生的現實。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聽到幾首愛爾蘭詩的被歌唱，這幾首詩我早就在書本中讀到，但這是第一次聽到牠們在一個老練的農民歌者的嘴裏唱出來。對於我這完全是新的經驗。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詩或者音樂。

愛爾蘭詩歌還有一個特色，對於我也是新鮮的，給我深刻的印象。對於大部份英國人，英國詩歌是一本封閉的書。他們既不知道，也不關心牠。即使是那少數關心牠的，其中也沒有幾個人可以說是詩歌能够和他們的日常生活連繫在一起。在愛

3

爾蘭農民中，情形就不同。對於他們，詩歌不是和書本有什麼關係的，大多數農民不識字，詩歌是活在他們嘴上的。牠是大眾的財產，人人都知道，人人都愛好。在日常談話中，詩歌像泉水一樣常常冒出來。而且這些詩歌還在創造之中。當有什麼重要的事件發生的時候，人們就創作一隻歌來慶祝。我說創作、實際上這個字是不適合的。這些歌的創作，並非我們現在所說的創作。牠們是臨時唱出的。在許多爾蘭鄉村裏，不久以前，還有一個熟練的傳統詩人，他能够即興作詩；形式非常精細，比我們的現代的英國詩的形式還要精細。在我所知道的最清楚的一個村子裏，有一個著名的詩人，他約莫在四十年前去世。他的詩幾乎完全是臨時創作和即興的。我記得他的家屬告訴我，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用手支着頭，還繼續吟出詩來。

從這些經驗，我們回顧希臘詩歌，我不得不對自己發問，古希臘的詩人，像艾斯苦羅斯（Aeschylus）或賓達（Pindar），是像我們這樣用筆，用紙，從容推敲地寫

的呢？還是像那不識字的愛爾蘭詩人那樣如醉如狂地唱出來的呢？

當然這個詩人是特殊才能的。他是一個職業的詩人，他的技巧曾經受過前一代詩人的傳授。可是後來我就發現，在職業詩人和其他人民之間，不能劃出明白的界線來。這種差別僅是程度上的。在某一限度內說，他們都是詩人，他們的談話常常會爆發而成詩歌。同時詩歌在他們之間，比起在我們的社會中來，也是被更多人所熟悉的，所以每一個平常人同時也是或多或少的詩人。讓我在許多實事中舉一個例。

有一天晚上，我在村子裏散步。這村子高踞在大西洋岸的山上。我走到了村井附近，在那裏我碰到了一個年老的農婦，她是我的朋友。她剛剛裝滿水桶，站在那兒向海眺望。她的丈夫已經死了，七個兒子都在美國麻州的斯潑林菲爾特 (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 做工。幾天之前，他們有信寄來，希望她跟他們一起去生活，使她可以安然終老。並答應她，如果同意，立刻將路費寄來。她詳細地告訴我

這件事情，也詳細地訴述她的生活細節——怎麼上坡去看山上的草堆，怎樣失掉了她的雞，屋子怎樣黑暗和多煙；於是再談到她想像中的美國，以為那兒是金山銀水，馬路上可以檢到黃金，她將怎樣搭火車到珂格（Cole）去，怎樣橫渡大西洋，她又怎樣希望她的骨頭能够重新葬到愛爾蘭的土地中去。她一面說，一面逐漸興奮，她的語言變得更流利、更富於色彩、有韻律、音樂性，她的身體搖擺着，好像在夢中一樣。最後她提起水桶，笑了一笑，祝我晚安，告別回家。

這種沒有經過事前思索的，一個不識字的老婦的感情的爆發，一點沒有文學的裝飾，是具備着詩歌的一切特性的。這是受靈感鼓舞的。當我們說一個受靈感鼓舞的詩人的時候，我們的意思是指什麼呢？

這些問題在我的心中成形，我發現這是詩歌的源流的整個問題。我決定唯一的方法是科學地研究牠。本文所述即是這個研究的結果。

原始的詩歌不能依賴文字上的古代文學去研究，因為在性質上，她不是寫下來

的，是前於文學的。只有在少數例外的條件下，牠才被記載下來。我們要研究牠，只有在今天蠻族嘴上的活材料中去研究。可是除非我們知道一些他們的社會，我們是不能懂得他們的詩的。而且，詩是語言的一種特殊形式。如果我們要研究詩的源流，我們還得研究語言的源流。這樣又必須先研究人類的起源，因為語言是人類的顯著的特性之一。我們必須從頭做起。

要完全瞭解人類的起源，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還差得很遠，但是許多科學家都同意這個基本要點，即人與動物有兩個主要的差別——工具和語言。●

原始人類和其他脊椎動物不同的地方在於人類能直立，運用前腳，發展成為雙手。這一發展包括腦力的提高與進步，其原因是環境的特殊條件。他們是生活在樹林中的動物，在樹林中活動需要機敏，視覺與觸覺的密切合作，要雙眼並用，靈敏

● G. Elliot Smith: 人類的進化 (一九二四); 恩格斯: 自然辯證法 (一九四〇); K. Bücher: Arbeit und Rhythmus, 1896; R. A. S. Paget: 人類語言 (一七三〇)。

的肌肉控制。雙手發展以後，使頭腦得到了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所以從開頭起，就有了手與腦的整個的連繫。

人類和人猿不同在於人類能走也能直立。人猿是僅次於原始人的動物。科學家認為，他能够學會走，是樹林消滅之故，逼使他到地面上來生活。但主要是他的手和脚的用途已經分化完成。他的腳趾失去了敏感；他的手指達到了人猿所絕對沒有的靈巧。人猿也能運用木棒和石塊，可是只有人的手能把它們做成工具。

這一步是有決定性的。這一步展開了生活的新的形態。有了工具以後，他就生產賴以生存的物质而不僅是適應牠。他不僅是把自然供給他的東西拿來吃，他掘地、種植、灌溉、收穫、磨穀、製麵包，他運用工具，控制自然。在作控制自然的鬭爭時，他意識到牠受牠自己的規律所統治，獨立在他的意志之外。他懂得了事物如何發生，再懂得怎樣去使牠們發生。當他開始認識自然規律的客觀需要時，他獲得能力去爲自己的目的而運用這些規律。他不再做牠們的奴隸，而變成牠們的主

人。

在另一方面，當他不認識自然規律的客觀需要時，他就把周圍世界當作是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去隨便改變的，這便是魔術的基礎。魔術可能解釋爲補足實在技術之不足的幻想技術；或者，更確切地說，這是主觀狀態中的實在技術。野蠻人施魔術是企圖用意志去影響環境，模仿他們所欲達到的自然現象的過程。如果他們要雨，他們就跳舞，其中他們模仿雲的集合，雷的鳴響，驟雨的降落。即使在我們國家裏，我們仍有時聽說，在邊遠地方有人做了一個仇人的臘像，把鋼針刺它，或者把牠放在火上熔化，這就是魔術。這個願望中的現實——消滅仇敵——就在模擬中完成了。●

生產勞動在最初的階段中是集體的，許多人一起做工。在這些條件下，工具的運用推進了新的人與人的溝通。獸類的叫聲，十分簡單；人類的聲音，音節分明，

逐漸發展變得精密而有系統，成為勞動集團間組織動作的工具。因此人類在發明工具時，也發明了語言。這裏我們也看見了手與腦的連繫。

假如我們看着一個孩子第一次試用玩具鎚子，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近似的印象，人類最早運用工具時所化的巨大的智力。最早的勞動集團一起工作好像幼稚園樂隊，每一次手與腳的動作，在棒上或石上的敲擊，都是由衆人一致發出呼聲來配合的。沒有這聲音的配合，工作便不可能。因此語言也是實在的生產技術的一部份。●

當人類的智能改進時，這聲音的配合便不再是一種必需。工作者變得能够單獨工作了，但那集體的機構還未消失。牠復活在『預演』的形式中，在實際工作開始之前，先來一套——就是跳舞，在跳舞中他們重新表演過去不能和工作分開的那種配合的集體的動作。今天在野蠻人中依舊存在着這種模擬性的跳舞。

- B. Malinowski: *Coral Gardens & their Magic*, (1935), Vol. II, P. 232; C. K. Ogden & I. A. Richards: *意義之意義中原始語言之意義問題*一章，一九二七。

同時，語言發展着。先作爲運用工具的直接的配合，再變爲我們現在所指的語言——一種充分有音節的，人與人之間溝通意見的媒介。但是在模擬性的跳舞中，它是說白的一部份，繼續保留着魔術的功用。因此，我們在各種語言裏，都可以發現有兩種語言的形式——一種是普通的，人與人之間日常溝通意見的語言，一種是詩的語言，更強烈，適合於儀式的、幻想的、節奏的、魔術的集體行動。

如果以上假定是正確的話，那就是說詩的語言比普通語言，還要原始，因爲她保留着高度的節奏性、音樂性、幻想性。這雖則是一種推測之詞，但就今天我們所知的一些原始語言來說，的確是這樣的。不過我們發現，詩與普通的語言，在牠們之中差別比較小。

蠻族的談話有着很大的節奏性，伴着充份的手勢，和音樂性的重音。在若干種語言中，重音是富於音樂性的，且對意義有決定的作用，因此在創作一隻歌的時候，那調子大部份決定於平常說話的自然旋律。說話的人很容易爆發而爲近於詩歌